



走入诗的内核的诗人(下)

——试论东篱新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艺术特征

□ 刘长明

这种既不属于现代派、先锋派、实验派，却又有着现代性、先锋性、实验性的诗究竟是什么？其实，东篱的诗歌创作在学习、继承与探索过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主义流派的融合，走出了既符合现代诗学美感又贴近生活现实即“在场”的“新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路子。著名作家关仁山的小说创作亦然，只是小说与诗歌创作其艺术表达的手法不同。

著名文学理论家、文艺评论家杨立元教授认为，“新现实主义”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文学思潮。它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深刻的理性力量、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当下的话语立场，着眼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艰难处境和重大社会问题，揭示现实生活中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多层次的矛盾冲突，真实地反映了社会本质与历史发展的趋向，并在创作中积极借鉴和汲取其他各种创作方法中的可利用元素，将其有机而深入地渗透到现实主义诗学传统中，从而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一步强化、进化、深化和美化了现实主义精神。

就诗歌创作而言，现代主义诗歌上世纪80年代回流中国大陆，影响了中国现代诸派的发展。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进行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展”，介绍了100多位诗人的60多个流派，影响大的包括他们诗群、海上诗群、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等(据《中国现代诗歌简史(曹卫)》)。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诗歌更是派别林立，先后出现了撒娇派、下半身、物主义、垃圾运动、打工诗人、新传统、大诗主义等等，而探索、实践和坚守新现实主义的诗人在云云诗人中却是呈现出凤毛麟角的状态，诗人诗歌远观现实远离大众确实有走入象牙塔之势。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融合“进化”后的“新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愈发弥足珍贵。

打开东篱的第三部诗集《唐山记》，现代主义裹挟着现实主义的灵光闪电般迎面而来，“它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深刻的理性力量、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当下的话语立场”向当下的诗坛传达着新诗生命的信息。《大钊之死》(杜聿明执着地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准备——写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这个世界会好吗(组诗)》

诗)》《南湖写意》《一座城市的碑影(组诗)》，平视人间，对话历史，抚摸自然，拷问人性。自此，经过二三十年的冶炼，东篱的诗理性任性，大开大合，真正成为一名走入诗的内核的诗人。

《大钊之死》，诗人打破以往社会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将对伟人的情感封锁在表达的火山口之下，重构理智叙述表象，文字布局使得情感火焰于冷静之下翻腾。“判决突下。他跟刽子手要纸笔，想写遗嘱/被拒。他无言，第一个神色自若地走上绞刑台/他没有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像某些电影里那样/刽子手说:‘把脖子伸长一点儿。’/他照做了/刽子手第一次把他绞昏，放下来，劝他悔过/他愤恨地说:‘你们把我绞死，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刽子手就又绞他一次，再放下来，仍然劝他悔过/他慢慢睁开眼睛，冷笑一声说:‘力求速办!’/如是者三，始绝命/据说，刽子手对别人施刑二十分钟/对他则长达四十分钟之久，只为延长其痛苦/据说，那台绞刑机，是一九一九年从英国进口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廿八日，午后二时/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马路绝交，警戒极严，如临大敌/这一日，天朗气清，抑或风雨如晦？/无人记述《唐山记》之《大钊之死》”全诗没有激情口号，所有艺术技巧隐退，而全诗又形象分明、意象深邃，有真正的大诗之象。

《这个世界会好吗(组诗)》给每位读者一把钥匙，在阅读这首诗歌的过程中去打开自己的心灵，依据自身的阅历与经验在交互中对诗歌的诗意进行重构，这是心灵互动过程的二次创作，结果是一百个人眼中的一百个哈姆雷特。让我们欣赏这组诗中的《这个世界会好吗(二)》：

他们人人手中都握着一把锉
有的锉我的屁股
有的锉我的舌头
有的锉我的笔
把我锉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要从他们中间走开
唯有遍体鳞伤
我的爱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她以爱情的名义
以铁杵磨成针的耐力



对我不留死角

这首诗经典之笔之象在一个“锉”字，锉与不锉，山就在那里。关键是这个世上的人们对于生活乃至生命之“锉”，不单单是“遍体鳞伤”，还有“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不留死角”。这就是锉的“光明”与“黑暗”，“痛苦”与“幸福”，“失落”与“希望”，诗人在生活、生命哲学的背面成熟地在微笑。这样的诗就是“小众”与“大众”，“小诗”与“大诗”的分水岭。跨过这道“分水岭”，诗人进入了诗的内核。

这是一个奇丽、梦幻、多彩的世界，走入诗的内核，诗人感受到了来自诗神给予的思想的自由，灵魂的自由，诗意的自由，任性的自由，播撒文字、生长情感文本的自由，诗人的诗歌生命链接着自然，链接着众生，链接着过去与未来。到诗集《唐山记》，东篱的诗完成了脚踏实地、眼望太阳的境界升华。在《一种诗歌精神的延展与命名——再论“燕赵七子”的诗学意义》中，著名诗人郁葱对东篱评价道：“东篱善于把抽象具体化，然后又将具体提升，进入到另一重的玄思化抽象中；他善于把宏观微观化，从小处小点入手，从身侧和自己的肋骨入手，然而真正试图言说的却是微言背后的‘大义’；他还善于把客观主观化，

在《登狼牙山有感》《白羊峪春早》《秋风还乡河》《南湖写意》等一系列貌似‘游记’式的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事与物的独特而主观的赋予，他从不止于客观描述，从不止于浅薄诗意的‘点到为止’，而是致力凸显自我的审视和思考……”

成熟，是生命的另一种开始。诗，亦然。当代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徐敬亚评价道：“读东篱的诗，使我想起聂鲁达的开阔与刚健，也想起普希金的忧郁。他的抒情诗，有想象的情绪宽度，有语言的击打强度。最引人共鸣的是其中饱含着的内心忧伤。那是我们整整一个时代破败的心情。我愿意强调地表示，东篱诗歌中有‘赤子之心’般的平民语感。它真切、朴实，像日记般自语和朋友间倾诉，毫无扭捏作态，那是北方大平原的性格。”徐敬亚先生的评价是深沉的，“那是北方大平原的性格。”

写诗之外，东篱还常常背着他的“大炮”，用二郎神的第三只眼去拍鸟。在诗的国度里，其实东篱也在飞，那双遨游天空的翅膀是：深邃的思考，松弛的表达。

然而，他不是自己在单飞，身后，是凤凰诗群。

母亲的馒头和房子

□ 张国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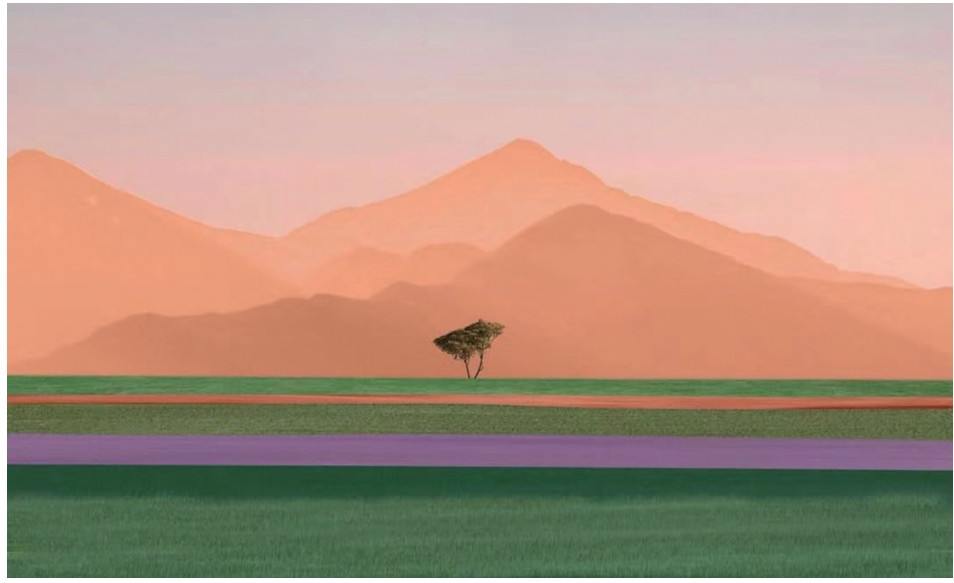
我们的祖先在物质匮乏的悠长岁月里极其讲究地创造了吃以及吃的理由进而形成文化——饮食文化。

节日，灯笼般串起和照亮春夏秋冬，千变万化的多种美食则成了节日灯塔上的一粒粒明珠。

人的一生中，充满着吃的节日——出生吃十日宴、满月宴、百岁(百天)宴继而生日宴，且一直到老去。人去世了，三天圆坟宴、五七宴、百日宴、祭日宴。

年节里享佳肴更是受人青睐，过大年、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等。日子中一年四季遍布节日——春有立春节、寒食节，夏有立夏节、暑伏节，秋有秋膘节，冬有腊八节……真可谓大节套小节，节节相连。

吃是人之需，节是人之乐，节日还是乡愁乡思甚至维系家庭及社会关系的心灵寄托。只是现在人吃喝无忧，想的是减肥获得感健美长寿，也渐渐淡漠了节日氛围，空耗了古人起名立节时的一片好心。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林林总总的节日，在生产力落后的悠长岁月里，先人们生活及内心会有多么的空虚寂寞。



“头伏包子二伏面，三伏饺子就辣蒜，四伏不给吃是坏蛋。”这是我小时候老家流行的顺口溜。那时候，一年中过得最多的是暑伏节。细粮虽有限，却也家家吃三顿面食。有些人家会过四个伏节。母亲做的粗粮的细粮的主食想来有十几种甚至还要多，好吃的一口气数不完，但最喜欢的还是母亲做的包子——韭菜馅包子。包子当然是白面包子，发面的，个大，暄暄白白，刚揭开已落下蒸气的锅盖，一个个包子，头上顶着深深浅浅的褶皱，褶皱拧着花，上面有馅里浸出的深色汁印，也许沾着星点的绿菜叶儿，醒目又喜兴，笑脸上的酒窝一般。馅是切得细细的韭菜，放一点母亲自己做的大酱和一把虾皮，当然还要放些盐及猪油……白面的醇香，韭菜的馨香还有虾皮的鲜香及似有似无的大酱清香，合在一起，一口咽下，顿觉香气满腔满心。母亲做的包子还有个特点——馅大，大得不能再大——否则要包不上皮了。皮薄而不坏，自然是母亲手巧艺精。事实上，馅大也不光是图好吃，更重要的是为省白面，省粮节面，是那时过日子的核心。

时光流逝，母亲的技艺终于有了大的用场，但不是蒸包子而是变成了蒸馒头。我家兄弟四个，那时，不管多难，父母坚持要给每人建一处宅院。谋划协商宅基地、购买砖石瓦沙、柅木檩条、聘请木工瓦匠设计施工，由能操持能胜任的父亲负责，而每日的三餐伙食则由母亲担当起来。建房施工的师傅们是不适合吃包子的，别说大馅包子，小馅也有轻视人之嫌——尤其是菜馅。那时，招待人的最佳主食是煮米真面，于是馒头就成了主角。

建房期间，农家的日子最火旺，也充满着生机。房子从无到有，从低到高，直到挑脊上瓦烟囱冒烟土炕烧干，情形是一天一变，一天一个样——十天八天时间，一个心中的想象就矗立成一座房屋。主人的成就感也会霍然陡增。添宅置院是百姓人生中重要的追求与责任。

那些天里，最忙的是母亲。不管师傅多少，做饭始终是母亲一人。一日三餐主食馒头。还须弄几个凉菜和热菜，热菜一般有猪肉炖粉条，肉是黑猪肉、粉是白薯粉，以及白菜炖豆腐。午餐比早晚餐菜要多些。晚餐后师傅们回家歇息去了，我们家人才可吃饭。吃完，待母亲收拾停当后，天已经很晚了。这时，母亲要用“面肥”(发酵后的面团)把第二天早用的馒头面和好，放在土炕最热的位置，盖好了再用棉被裹围起来，确认无误后才放心休息。次日天不亮，母亲就开始忙碌了，待太阳刚露出东山头，师傅们来上工时，一桌简单又实在的饭菜早候在那里……当然少不得那一个个白白暄暄一掰有丝有窝的大馒头。早饭后，母亲又该准备午饭接着又是晚饭了……

循环往复中，母亲过着几乎是昼夜不歇的日子。父母一生中，连同翻建在内共建了二十五间房子——持续几年的建造中，我记不清母亲蒸了多少锅馒头，更记不清母亲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而母亲蒸的馒头的品相及母亲日夜操劳的身影却永远刻印于脑海心间。

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小说《绿化树》中描

述，孤单苦恼又迷茫多情的男主人公见白面馍上浅浅却清晰的手指印儿，生发出了万端遐思与感慨，快要痛哭流涕。我想，如果见到母亲做的馒头，相信他定会激起满腔的热忱进而惊叹——原来馒头是可以这样蓬勃这样饱满的！它甚至可以令瘦弱的生命涨起远航的风帆。

母亲蒸馒头是技巧和熟练使然，也是记忆中靓丽的一景。得到大家的认可，更是对母亲勤劳苦作的肯定。建房中一个乡亲曾煞有介事地问母亲，说我为什么爱给你家建房出力？母亲反问道，为什么？答，为馒头！工地上立时一片笑声，母亲变得一脸的幸福！浑身的疲劳顿时消散。

然而母亲对馒头的记忆并不全是光鲜愉悦的。那是建房中的一个傍晚，下了“脚手架”(用木杆架起木板，人在高处干活用)的师傅们洗了手脸后开始喝酒。母亲揭开蒸好的馒头锅一看便愣住了——馒头没发起来，小的俨然如芥菜疙瘩又染了黄色一般，母亲知道是碱用多了。放碱是为了去面中的酸味，而多了则抑制了“面肥”的作用。事出意料，可这样的馒头是万万不能端上饭桌的。慌乱中的母亲急中生智，叫出了炕上招呼喝酒的父亲，说明了事由并嘱咐父亲尽力延长喝酒时间。待师傅们喝得酒酣耳热后吃饭时，母亲已经烙好了热腾腾的两摞白面饼。

母亲似乎躲过了一劫。事后，母亲挖空心思却终归没有想起何时又怎么放了那么多碱。甚至多年后忆起此事，仍是眉头紧锁，不能释怀。父亲解心宽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多少年馒头蒸得堆成了山，失手一回算什么？可母亲仍会说，那么熟的事情，咋会出差错呢？母亲心思缜密，生活中不易出错，而追求完美的性格，又会于细微的差池与小小的颠簸耿耿于怀。

望着一排一溜的农房，便自然想起母亲，想起母亲的馒头和母亲的一个个不眠之夜。渐渐地，房子矮了，母亲高大起来，房子模糊了，母亲的音容笑貌清晰起来。而此时，我的双眼已经盈满了泪水……

高铁穿过麦田

(外三首)

□ 幽兰

麦浪起伏
簇拥列车风驰电掣
以大中国的速度
衔接城乡
窗内窗外目光交织
麦穗饱满，齐刷刷竖起耳朵
聆听车轮“轰隆、轰隆”
横铺巨大量杯
一块麦田和另一片麦田
与阳光互为旁证

村庄与村庄
联手提纯丰收意象
高铁，在麦田的缝隙中
穿梭推拿，倾心交融
越来越熟稔
一个又一个站名
两条铁轨，将城乡联袂之路
“咣当”的炉火纯青

四月的博喻

朱自清的《春》
牵出很多博喻的内涵
阳春四月
春风，小草，牛背上的牧童
桃花、杏花、梨花
经修辞手法轻轻一抹
春姑娘的曲线
便渐渐丰满起来

窗外短笛横吹
悠扬欧阳修的“南园春半踏青时”
而梨花的香腮
却挂满晶莹的泪滴
每逢四月一个潮湿的日子
她们的花魂
都被涂上悲情色彩

岁月，不断切换生命截图
缺憾与圆满
在日子天秤上起起伏伏
春的注解与伏笔
与万物和尘世十指相扣
起笔与终结
都是四月
极力平衡的色彩

劳动节遐想

温热的风
滤去枝头浓郁馨香
绿，在五月的皮肤上
刺绣各种各样的图案
阳光，解开初夏的纽扣
轻柔地剥出麦尖娇羞的笑容
田野经不住如此撩情
麦浪激情翻卷
一浪高过一浪，不远处
喜悦的眼神越擦越高
关于丰收的话题已灌满粮仓……

丰盈的五月

一声声响亮的劳动号子
撞开五月门扉
年轻的万物，用激情
泼绿初夏之路
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
大口大口
吮吮乳汁般的晨露
灌浆久旱的渴望

起伏的麦浪
一遍又一遍，解读
阳光的相对性
直到麦香泛黄的思维
垂下成熟的头颅
麦田投影中
耕种者的汗水
演绎另一种奔流象征
风，以高歌形式
捋顺土地思路

无需刻意
寻找翠绿意象
五月的记事本，许多碎碎念
和金色的梦
已排满每一页，每一条垄行……